

程

夷堅志兩集下

夷堅志景卷第六十四事
富陵朱真人

宋 鄱陽 洪邁

長樂鄱陽
洪邁西
讀書志

安處厚廣安軍人爲成都教授嘗過太慈寺主僧待
之甚厚寺據一府要會每歲春時遊人無虛日僧倦
於將迎唯帥守監司來始備禮延竚視他官蔑如也
安蒙其異顧怪而問之僧曰昨夜三鼓外人傳呼云
中書相公且至凌晨而公來知他日必貴所以奉待
安以上書論學制名拜監察御史後爲湖南轉運判

東坡志林
官頓聞詩自御史謫監潭州稅夢於江岸迎中書相
公識其面目甚悉是夕報安入境明日見之宛然夢
中人也安又曰言爲諸生時夢人導至大宮闕望真
官被冠服坐殿上時江瀆神先在庭下與同班神居
其上良久真官命吏引神却立揖已居上旣拜謁名
升殿賜坐某請曰江瀆尊神蜀人素所嚴事何故班
在下真官曰鬼趣安得處神僊上汝生前乃富陵朱
真人今生當爲宰相但恨鼻準不正爾覺而默喜嘗
作絕句以記所見云夢遊僊館逢真侶爲說生前與

此身本是富陵朱隱士生來人世秉陶鈞孫宗鑑著
東臯雜錄錄此事且謂安位止同知樞密院而贈特
進蓋寄祿文階舊爲左右僕射也予以其說爲不然
安當紹聖中爲諫議大夫一意附章子厚及蔡京卞
故有大惇小惇滅人家門之語至指司馬公呂汲公
劉莘老梁况之爲大逆不道士大夫以訴理書牘被
禍者七八百人可謂元惡大慙神僊宰相之夢出於
其口妄自尊大冀聞之者不敢議已耳清都絳闕之
人雖謫墮塵世必不如是也唐小說載李義府林甫

盧杞皆稱爲上仙殊與安相似安小子郊坐指斥誅
次子邦竄流涪州其祀遂絕上天昭昭疎而不漏也

葉祖義

葉祖義字子由婺州人少游太學負雋聲天資滑稽
不窮多因口語謔浪所至遭嫌惡嘗曰世閒有不分
不曉事吾以一聯詠之曰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
仝月蝕詩後登科爲杭州教授輕忽生徒及同僚無
不斂怨一旦以事去官無一人祖餞獨與西湖僧三
兩人差善至是皆出城送之葉與之酌酒敘別半醉

酣歌曰如夢如夢和尙出門相送聞者絕倒

醴陵尉

醴陵縣尉者失其姓名舊嘗有風疾旣而平愈後到
官因受檄往衡陽方田入山谷深處無肉可買見從
者捕得穿山甲烹食乃嘗數癘病遂作左手足俱廢
於是謁歸孫少魏赴永州遇之於途憐其困苦搜篋
中藥一兩種漫與之經旬日聞其人一旦強健沉疴
脫然意以爲藥之效暨至永閱圖經云穿山甲不可
殺於堤岸其血一入土則堤必潰壞不可復塞蓋此

物性能透地脈也始悟彼尉宿恙暫作而愈者亦氣血通暢致然吾鄉多此蟲而無滴血壞堤之說

道州侏儒

道州民侏儒見於白樂天諷諫今州城罕有唯江華寧遠兩縣最多孫少魏過其處詢諸土人云皆感獼猴氣而生者也猴性畏竹扇聲富家婦每妊娠就寢必命婢以扇鞭扣其腹則猴不敢近貧下之妻無力爲此旣熟睡往往夢猴來與交及生子乃矮小成侏儒兩縣境接昭賀去九疑山五十里皆瘴厲之地山

嶺之上猴千百爲羣相挽引殊不畏人其精魂又能爲人害如此

開福輪藏

潭州城北開福寺五代馬王時所建殿宇宏麗唯經藏未作轉輪邦人前後欲營之輒不果政和四年甲午住持僧文玉始拆舊藏一新之於棟間得一板題四十五字云吾造此藏一新之多初欲爲轉輪衆議不可後二百年當有成吾志者是時住院者荆山璞化緣者中秋月匠人弓長玉傳示於衆莫能曉有識

者解之曰荆山璞卽文玉也中秋月卽化緣僧智圓也弓長者塔匠張其姓也推考立寺之歲當梁正明元年己亥正馬氏有國時恰二百年矣

李綬祝火

觀察使李綬雖生戚里而律身甚嚴不妄語笑交游間稱爲法度士所居在東京報慈寺西一日寺中火延燒於外將綬宅家人僮奴荒窘奔走徙置箱篋帑藏綬叱之不聽出而索公服焚香再拜祝曰若李綬家有贓賄願天速焚之火將近數步而滅嘗大書屏

閒曰布施不如還債修福不如避罪真格言也唐時王參元遇火災家無餘儲柳子厚貽以書謂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不敢道足下之善一出口則蚩蚩者以爲得重賂今乃幸爲天火之所滌盪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噫世之以官爲家而建干霄連雲之大第視李君之事可不慎哉

文廸家蛇

餘于縣澗陂巡檢塞兵文廸善捕盜以功積遷都虞侯死後十餘年妻亡其子百一者奉喪於家忽見巨

蛇如人臂長可丈許纏其棺莫知所從來一家怖懾不敢近越兩日乃去徑入鄰卒張進之室殺之甫數日張死百一亦繼之紹熙四年五月也

孝義坊土地

慶元元年正月平江市人周翁瘡疾不止嘗聞人說瘡有鬼可以出他處躲避乃以昏時潛入城隍廟中伏臥神座下祝史皆莫知也夜且半見燈燭陳列兵衛拱侍城隍王臨軒坐黃衣卒從外領七八人至庭下衣冠拱侍王問曰吾被上帝勅令此邦行疫爾輩

各爲一方土地神那得稽緩皆頓首願聽其中一神獨前白曰某所主孝義坊誠見本坊居民家家無過惡恐難用病苦困之王怒曰此是天旨汝小職掌只合奉行神復白曰旣不可免欲以小兒充數如何王沉思良久曰若此亦免得遂各諾而退周翁明且還舍具以告人皆哂爲狂譫無一信者至二月城中疫癘大作唯孝義一坊但童稚抱疾始驗周語不誣迨病者安痊坊衆相率斂錢建大廟以報土地之德

西安紫姑

吳興周權與伯乾道五年知衢州西安縣招郡士沈延年爲館客邀至紫姑神每談未來事未嘗不驗尤善屬文清新敏捷出人意外意表周每餘暇必過而觀之嘗聞窓下鵲噪甚急周試扣曰鵲聲頗喜未審報何事卽書一絕句末聯云窓前接接緣何事萬里看君上豹關周笑曰權乃區區邑長大僊一何相奉過情邪是日周與一小吏執箕箕忽躍而起奮筆塗字俄又昂首舉筆向周移時若凝視狀諸人皆悚然徐就案書數十字大略云平時見大尹神氣未清面多滯

色今日一覘犀顛日月角明天庭瑩徹三七日內必有召命之喜當切記之毋謂謔語時十月下旬也至十一月十三日大程官自臨安來報名命越二日省帖下以周捕獲僞造楮券遷一官仍越都察堂審察距前所說十有八日云後三年周從監左藏西庫擢守婺沈生偕往周欲延鄉僧智勇住持小院白僊曰此僧絕可人工琴善奕僊能爲作請疏否援筆立書其警句云指下七絃彈徹古來之曲局中一着深明向上之機詞旣藻麗且深測禪理通判方案宴客就郡借

一頁四元
妓周適邀僊從容因求賦一詞往侑席僊乞題指餅
內一捻紅牡丹令詠之又乞詞名及韻令作瑞鶴僊
用捻字爲韻意欲因險困之亦不思而就其語云觀
嬌紅細捻是西子當日畱心千葉西都競栽接賞園
林臺榭何妨日涉輕羅慢褶費多少陽和調燮向曉
來露浥芳苞一點醉紅潮頰雙靨姚黃國艷魏紫天
香倚風羞怯雲鬟試插引動狂蜂蝶况東君開宴賞
心樂事莫惜獻酬頻疊看相將紅藥翻階尙餘侍妾
旣成樂事加點其他詩文非一皆可諷翫周以紹熙

甲寅爲福建安福叅議官大兒件貳福州得其說如
此

黃陂丞

黃州黃陂丞某者爲人甚粹謹居官無過嘗晝坐書
室繙閱文史忽見一頂冠女子立於傍其色憤怒言
曰官人我相尋許久又却乃在此且得見你別一嫗
若乳母抱嬰兒同來出語勸解云許多時事何如且
休冠者應曰來日却相見如期復至色愈怒猛批丞
右頰十數嫗又勸止俄以嬰兒授冠者亦批丞頰十

掌自是逐日一來必批頰至腫痛不可忍縣宰建昌李德叟率主簿尉偕視之二婦了不避隱德叟祝之曰丞公有母垂老何不少緩之料必前世宿冤當令具大功果相資薦庶得解脫願夫人哀念皆謝曰長官聰明一見便測知本來然此事不可索休今且去遂寂無影響縣爲申郡乞解官尋醫踰月吏部符下乃治舟將東歸吳中同僚祖餞於江亭臨分袂丞愕然曰又來也而他人皆無所覩丞大聲呼叱曰剜眼睛卽舉手自剜雙目繼剖出肺腸滿地而絕時宣和

申德叟名乘

水太尉

李遙字夷曠建昌公擇尙書子也爲發運司幹官嘗棒檄河北晚抵一驛候吏先至見已有牌曰水太尉名問驛吏此何處官員亦不能知所自審聽其中聞無人聲候吏以發幹牌挂於柱李亦至則聞有詬罵音曰彼此是仕官安得相逼我蓋某官之孫某官之子舅係某人所稱皆將相大僚而姓名乃唐時貴達者李不答亦不與競姑就廡下憩泊俄又聞有女云

待遷出還發幹正位少頃一髮髻兒裸裎唯著犢鼻
褌身如金色年可十五六携兩空桶先出繼一婦人
椎髻曳皂裙牽白馬如雪最後一老翁裹圈脚幘頭
衣黃衫挑馬杓并皷刷之屬若圉者然喝云太尉揖
髻兒鞠躬一揖徑趨去俱至驛門外入大池水心而
沒予頃聞王嘉叟嘗談此事

胡秀才

樂平梅浦胡秀才爲人愿慤讀書應舉鄉黨稱善人
骨肉鄰里閒無纖芥嫌怨家事付之子弟未嘗關心

忽若有不懌語其妻余氏曰吾欲自縊妻聞言駭愕
百端釋之終不領略妻竊以爲憂凡房內條繩衣帶
之屬悉密加藏隱夜則使臥於牀裏且命一婢宿踏
凳上所以防閑之甚至踰年後稍益厭怠一夕失之
急吹燈繞屋遍索乃在織中用絲一巨握紐爲索繫
頸於機上體冷舌出死矣

楚場陽龍窩

吳興鄭伯膺監楚州鹽場曹局與海絕近常覩龍掛
或爲黃金色或青或白或赤或黑蜿蜒天矯隨雲升

降但不覩其頭角土人云最畏龍窟每出則必有漲
潦大爲鹽鹵之害一旦忽見之乃平地竇出一窟傍
穿深竅蓋龍出入之處也場衆往視無復踪跡滿穴
皆龜鼈螺蚌或於蚌內作觀音像姿相端嚴珠琲纓
絡楊枝淨餅無不備具又於鱗捲內一鬼毛髮森立
怪惡可怖如是者非一鄭取數物藏貯之今爲浮梁
令開以示客

朱顯值鬼

饒卒朱顯爲吾家養馬二十年謹畏無過慶元元年

六月以事往樂平程氏與他卒同歸至鹿岡於二十
六日白晝忽拱手向左方三揖同行者問其故曰見
三四官員聚坐如何不唱喏而彼處通達了無所覩
方疑其恍惚冥罔中俄頃卽低頭言惱痛僅能扶至
旅店已不能語迨夜而亡居人言顯拱手之處舊有
小廟疑其鬼爲厲也

夷堅鄂州綱馬

秦蜀買馬入東方率以五十匹爲綱遣兵校部押馬
多道亡於是置監漢陽憩泊五日以候三衛江

軍取發先赴湖廣總領所對驗毛色齒數與四川馬
司者無異然後卽路乾道九年殿前程副此役至漢
陽卜日將濟江卒當長云舊例必具牲酒詣城隍廟
謁賽乃行則長途無他慮程不答再言之忽怒詎曰
我取官馬何預於神叱使去是日晚絕江宿城下驛
才五鼓悉控馬往總司須啟關而入忽聞馬蹄聲從
西來諸卒謂他綱至起立相戒各謹持控以防相遇
鬪觸之害俄頃閒已至前暗中不能測其多寡卽衝
突踉齧不可制如是兩刻許天且明視他馬了無所

見而一行綱馬死者幾半皆折脅流腸若遭矛戟衆
以爲程將慢神之咎時李元佐爲總領

鄂總二犬

李元佐在鄂州得襄漢閒二犬軀幹猙猛迥與他異
命畜於後圃慮其或傷人常加維繫一日守卒暫解
縱之使自如猶束其頸卒與圃卒營柵爲鄰垣不固
營犬十數成羣競至其傍肆意侮齧襄犬以頸索拘
縻之故不能敵俱遭搏噬守卒擊逐羣犬去而曳以
歸復繫諸故遂十日不食若忿恨然衆卒或相與言

此二犬非儕輩可比反遭傷害今而弗食豈不懷報
復之意乎盍爲去其縛使得逞憾以決勝負僉以爲
然乃縱之營犬望見爲如前可欺羣吠而至二犬奮
迎之勢若猛虎之視羊豕或絕其咽或破其脅皆立
死凡殺四五犬餘悉奔遁衆卒烹食死者肉厭飫外
復以歸遺子弟經旬日顧念得肉之利又解縱如初
徘徊抵暮略無一來者俄有兩虎龐且大出不意而
至雖持梃毆逐不肯退少焉客主各隕其一存者流
血呻吟而散不越夕併死蓋四大競鬪皆不獲免畜

產銜怒不可解如此

行林院鷓鴣

洪府奉新縣之東三十里有僧舍曰行林院院有松
岡巨松參天禽鳥羣栖其上鷓鴣最多每歲字育及
秋乃去鄰邑建昌控鶴鄉民王六等能緣木常升高
取其雛以供饌積十數罹其虐者以千計紹熙甲寅
夏率其徒至松下繫小笈於腰閒扳挾橋枝履虛而
上將及木杪老鷓鴣在焉悲噪苦切已而羣飛競集
繞王生之身啄其股挾其目王盡力挾松兩手皆不

可釋其徒仰視之爭呼曰勿取雛且亟下未能及半
啄攫者猶不捨遂顛墜死舉體如斧斫然

汝嶺牛虎

建昌縣控鶴鄉有汝嶺絕高從顛至麓且十里民居
於嶺西者蓄一水牛甚大每旦則命小兒牧於嶺下
聽其齧草至暮牽以歸淳熙己亥之冬忽失所在一
家長幼山中遍索無有也意爲盜所竊聞於保伍後
三日有樵夫言曰爾牛過嶺赴救正見牛倚石崖下
臨虎虎作勢相拒越衆莫敢逼民子頗勇壯奮刃直

前將刺虎則牛虎皆已立死時方盛寒故僵而不仆
民與二子還屠剥之視其內虎無他異獨牛之心膽
皆已裂蓋雖力可格虎而震懼至是云

王宣二犬

紹興二十九年冬撫州宜黃縣劇盜謝軍九聚衆百
輩椎埋剽劫至戕殺里豪董縣尉家知縣李元佐適
在郡尉遣弓兵出討捕都頭劉超者領數十人前行
翌日王宣者繼之與盜遇超卽遁宣所部不及盜之
半大呼索戰鏖鬪黃山下宣素蓄犬二每出必從是

時亦奮呼噬齧盜死者且二十人遂奔潰宣退休山上已而盜復還盡斷死者首携以出蓋慮爲官兵所得識其形狀姓名累及親族宣望怒曰我殺之而縱彼取頭顱去則何從藉乎必取之於是率衆趨下舟舟見移晷反爲所敗宣與二兵得三級馳取徑路絕田而西方穿橐桔中陷於淖盜追及俱遭屠轡二犬猶存守其尸保伍環集以事白於縣元佐回邑厚恤三家命治棺往殮仍卽彼處立小廟犬凝立經日不食見家人來搖尾迎道至尸所宣旣歸葬犬亦死邑人

嗟異爲塑於廟內以彰其義云

南昌胡氏蠶

淳熙十四年豫章蠶頓盛桑葉價值過常時數十倍民以多爲憂至舉家哭於蠶室命僧誦經而送諸江富家或用大板浮籩籩答其上傍置紙錢而書標云下流善友若饒於桑者願奉此錢以償乞爲育此蠶期無愧於天地他不得已而輦棄者皆蹙額起不忍心獨南昌縣忠孝鄉民胡二桑柘有餘足以供餵養志於蠶葉以規厚利與妻議欲瘞蠶妻非之胡不顧喚

厥子携鉏剡桑下爲穴悉窖之且約遲明采葉入市
自以爲得策飲酒醉寢三更後聞牀壁嘖嘖聲謂有
盜舉火就視蓋蠶也以箒掃去之隨掃隨布竟夕擾
一家駭懼妻尤責言曩愆胡愈憤怒復決意屏滌盡
明日昏時乃定殊不自悔但恨失一日摘鬻之利俄
又聞嘖嘖聲胡呼曰莫是箇怪物又來也亟起明燈
足才下地覺爲蟲所齧大叫稱痛其子繼起亦如之
妻急奔視則滿榻上下蜈蚣無數父子宛轉痛楚數
日胡二死蜈蚣悉不見子幸無他而外閒人家蠶已

作繭胡桑葉盈園不得一錢也

天王院古冢

隆興府城北望雲門外三里許有天王院院有舍利
塔舊傳隋仁壽中分布舍利於五十州建置寶塔此
其一也初到院日有頭鳥白雁鳥前道故又以鳥鳥遮名之罹
建炎兵盜塔毀基存其徒僅立屋數椽以居莫能復
舊觀淳熙七年杭人喻紳來爲府鈐轄妻徐氏夢異
僧引詣廢寺有故塔遺址羣鳥聚焉徐氏素崇禮西
方甚謹覺以語紳使訪測厥祥或以天王院告因過

之儼然夢境也徐少時爲韓蘄王妾後乃嫁紳饒於財盡捐囊中所藏以告寺寺旣久廢多爲人薶寄敢其閒紳白府帥悉起之凡十數家其一已歷年久絕深堅甃石緝密石外列小石人與近世明器相類高數寸形相各異工製亦精巧役人爭取之又得小石碑高不盈尺廣半之細視蓋陶埴所作範其上爲蓮葉下爲荷傍花中有真書文曰神武聖文皇帝之廟兩傍夾書曰貞元二十一年紳觀之而懼但畱一石碑復掩其窳而高築其處今爲法堂紳不敢言於人久

之始密與李仲詩說約使勿廣按貞元乃唐德宗紀年以二十一年正月終十月葬於崇陵其生時稱聖神文武沒謚神武孝文此四字雖略同然本葬長安又碑在地中而印文曰廟不可曉也紳再任兵鈐與妻皆死於後

李氏乳媪

李元佐以紹興十六年監建州豐國監生女子買民妻陳氏爲乳母女旣長因復不肯言歸媪賦性獷戾常與人競視同列如無也乾道四年女嫁王氏以其

好罵弗與之俱後三年李爲戶部郎陳死於臨安赴
斂僧舍旋命僕泣火化將以其骨歸明日僕往收燼
未出聞喧呼人甚衆視之則有老幼數十人聚立火
所曰火尸香如蓮花聞於外是異人也故來觀之僕
爲留一宿黎明呼僧誦經未集遠近已奔湊視灰中
皆舍利衆競取之僕切於捨骨不暇尋覓只得十餘
顆以歸色如泥金而光明可鑑其形若小兒高不盈
寸李始嘆異訪諸姨媼此媼平日險惡有何功力致
然皆云無他善業但每朝早起卽誦蓮花經十餘遍
致云

范隅官

乾道辛卯歲江浙大旱豫章猶甚龍實龔之作救命諸
籍富民藏穀者責認糶令自津般隨遠近赴某所每
鄉擇一解事者爲隅官主其給納靖安縣羨門鄉范
主者在此選其鄰張氏當糶二千斛以情語范曰以

官價較市直不及三之二計吾所失蓋不勝多矣吾
與君相從久宜蒙芘護盍爲我具虛數以告官司他
日自有以相報范喜其言甘且冀後謝諾其請爲之
委曲張遂不復捐斗升門里皆知之而畏二家勢力
弗敢宣泄壬辰秋大稔前事頓息范張由此愈益交
歡癸巳之春范以微疾卒將斂復蘇呼謂其弟曰我
適入一公府殿宇巖峻官吏森列使我供責減壽二
紀狀我念平生無過惡拒而不從吏云前年汝爲隔
官虛申張家賑糶米二千石至餓死者若干人非過

惡而何我記得向時張家只認千石今所乃倍之隨
哀祈此吏凡放回取千照遂得暫歸當來應于文書
盡真篋中汝爲我檢索恐可藉手弟亟往取視果二
千石范卽瞑目時年三十有八踰歲張亦死

右九事本
李仁詩說

劉昉明

潮陽劉昉明甲志所書開元宮主允之子也臨生時
允夢人自誦其詩兩句云杖搖楚甸三千里衣惹秦
川一帶雲旣而昉後仕至太常少卿三帥潭州一臨
夔府符其夢

九月梅詩

紹興二十八年九月潮州揭陽縣治東墻梅花盛開
嶺外梅著花固早於江浙然亦須至冬乃有之邑人
甚以爲異士子多賦詩大抵皆諂令尹時梁鄭公正
爲館客寓此齋亦一篇曰老菊殘梧九月霜誰將先
暖入東堂不因造物於人厚肯放梅枝特地香九鼎
燮調端有待百花羞澁敢言芳看來水玉渾相映好
取龍吟播樂章語意不凡類王沂公雖然未得和羹
用且向百花頭上開之句明年還泉州解試第一又

明年遂魁天下致位上宰

右二事見潮人王中行
教授所作圖經

程氏樟木

鄱陽松子源民程氏家山有大樟木一株傳二三十
世矣族系益熾莫適爲主故不加翦暴高至侵雲霄
慶元元年族長知萬與衆議以爲薦福寺使自伐之
監寺僧紹禧往蒞其事木半生癭隆起三四尺一匠
先升高削其癭旣脫中直泓水澄湛一蛇蒼褐色見
人若躍空而下匠以語禧懼欲捨之知萬不可曰吾
舉宗聚謀發心施佛渠可中止卒仆之悉芟刈幹枝

獨留木身矯然如斷虹長隄時農人種稻在田乃擊鼓喚集飲以杯酒挽拽未十步木展轉東西五人遭壓知萬姪亦死其傷股敗面者又十餘輩死家欲訴於官知萬曰不幸及此吾自如猶子之痛尙何忍復相困乎竟載木歸寺紹熙以他事爲郡倅所治囚械獄戶將受杖而聽贖木今爲大殿殿柱

清塘發洪

慶元乙卯歲夏五月中旬間饒州大雨七晝夜江湖皆溢水入城者過六尺鄱陽浮梁尤甚清塘邨去州

九十里劉氏擅其地是時庭中數處穿穴濺水跳珠其家謂積水固然弗以爲慮至二十二日午未之際忽成兩大竅泉湧出其中方知必有水禍悉收拾篋縛置梁上而率家人登舟趨後山甫及山半水大至回望故廬已蕩然隨流而去無尺椽片瓦存迨水退往視則陷爲污澤了無向來居室形生之體具掃空

識者謂蛟螭輩乘水勢與人爲害然亦不可奈何矣

諸賢陸生妻

諸暨縣治有湖四饒民陸生者居縣後湖塍上以打

鑿紙錢爲業一旦黃昏方思事倦而就寢妻懷娠過期兩月夫未睡時覺腹痛因臥其傍有頃陸睡覺不見妻而房門原未曾開知墮怪境急燈籠出呼索且邀鄰居人窮訪之半夜後聞湖內人應聲月正明望之乃妻也率一少年共往取之妻執少年衣袂曰將孩兒還我暨登岸陸扶以歸胎已失去始能云見數人來房內喚出到一處引入小室排設薦褥如產閣然不覺娩身既洗滌加襁褓觀者滿前曰男兒也真可喜我未及就觀驀無所覩今思之殆與死爲鄰亦

幸而獲存耳明日起居泰然一無患苦湖雖不廣而外與江連疑婦人向來受胎之時必夢蛟螭輩來與交接而不肯言時慶元九年中元後也

茅山道士

揚州名醫楊吉老其術甚著其郡一士八狀若有疾厭不卽賴莫能名其何等病苦往謁之楊曰君熱證已極氣血消燼且盡自此三年當以背疽死不可爲矣士人不樂而退聞親識閒說茅山觀中一道士於醫術通神但不肯以技自名未必爲人致力士人心

計交切乃衣僮隸之服詣山拜之願得執薪水之役
於席下道士喜畱置弟子中誨以讀經晝夕祇事左
右頤指如意歷兩月久覺其與常隸別呼扣所從來
始再拜謝過以實白之道士笑曰世閒那有醫不得
病汝宜試以脈示我纔診視又笑曰汝便可下山吾
亦無藥與汝但日日買好梨一顆如生梨已盡則取
乾者泡湯飲之仍食其滓此疾當自平士人歸謹如
其戒經一歲復往揚州楊醫見之驚其鬚貌腴澤脈
息和平謂之曰君必遇異人不然豈有痊安之理士

人以告楊立具衣冠焚香往茅山設拜蓋自咎學之
未至也北夢瑣言載醫者趙鄂云一朝士疾危只有
一法請剩吃消梨不限多少如咀齧齧不及捩汁而飲
或希萬一用其言遂愈此意正同

黃顏兄弟

吳郡黃顏兄弟從事科舉顏元名某父夢人告曰汝
子若以顏爲名必遂意卽從之是歲獲鄉薦來春擢
第至次舉叔季將試父又夢人使二子亦名顏覺而
相語以爲安有兄弟三人同名之理後再入夢於是

拆顏字爲二叔名彥而季名真果同榜登第王順伯
季仲詩皆與顏之孫姻舊

右四事王順伯說

平陽王夔

永嘉士人或夢至大山下見窟穴豁開祠廟赫然一
神正中坐而綠袍判官持文書前白曰呈今年舉人
解榜士人偏而觀之僅見王夔二字判官指之曰此
平陽王廷用也士人固與廷用善答彼不名夔判官
曰須用改名乃可夢者覺而喜以書告之使更名廷
用曰士子得失蓋自有命存豈應信他人一夢不肯

改旬日夢復如初又以告其意確然不移遂至於三
判官頗怒曰王秀才執志頑悍如此我必要他改了
夢者以屢遭沮卻不復言會秋闈不遠舉人各納試
卷連粘家狀廷用手寫十紙皆錯誤不堪用瞿然而
悟卽爲夔一上中選繼登科於丁丑王十朋榜中

陽春縣

嶺南大抵皆瘴毒而春州最甚自唐以來北客謫徙
者罕得生還本朝廢爲陽春縣以隸南恩州蓋計爲
一邑則士大夫竄逐罪囚黥配皆獲免至彼亦建議

者持心近厚云凡調注縣令如滿三年許不用舉主
由選階改京秩去者莫得歸然貪嗜榮進率冒昧以
往惟淳熙中莆田葉元卞獨終更與妻室無恙而家
人子盡死一婢正病臥於別室夜聞其呻吟聲俄如
喉間痰涎喘擁之狀迫旦視之乃自縊於梁梁去牀
猶丈許無階梯可升蓋從前不善終者從而爲厲非
專以瘴而損命也余于鍾宏爲惠州歸善巡檢時正
覩其事葉名子昂丞相之姪也

汪氏菴僧

徽州城外三里汪朝議家祖父墳菴在焉紹興間招
僧惠洪住持僧但飽食安坐未嘗誦經課念於供事
香火亦極簡略僅能循循自守不爲他過主家皆安
之凡歷歲二十乾道二年病終汪氏葬之於近山元
有大楮樹鬱茂扶踈數月後頓以枯死繼生菌蕈汪
僕牧羊過之見其肥白光粲采而獻之主人用常法
爇治味殊香甘殆勝於肉今夕摘盡明且復然源源
不窮至於三秋浸浸聞於外或持錢來求輟買悉拒
弗與又畏人盜取乃設短墻闌護之鄰人憤嫉夜踰

墻入將斧其根株楮忽作人言曰此非爾所得食強
取之必受殃災我卽是菴主也坐虛受供施不知慙
退愧身沒之後冥司罰爲菌蕈以償所以肥美者吾
精血所化也今謫數已足從此去矣鄰人駭而退以
告汪汪猶不信自往驗之不復有菌遂伐以爲薪

資福院僧顯章說
希韓大正

梁起道知虔州有王宗愈者由大理丞坐事送吏部
注雱都知縣初到詣郡參謁旣畢當趨下循廊而出
梁以其方爲朝士且與之有舊畱使升車王辭避不

敢梁呼其字曰希韓不須如此言之再三客將謂其
爲官稱卽傳聲曰請希韓上轎客主皆解顏梁雖賦
性嚴毅而察知愚野不之間李正之提點坑冶巡歷
廣西過長沙郡僚具迎牘稱曰提點大正蓋不知其
名而亦誤以爲官稱若正之類者李怒移文潭府治
諸曹書吏時張欽夫居於潭其緘亦如是府主劉其
甫笑曰他人容或不曉君何爲爾張愧笑及李至引
咎謝不敏焉

小樓燭花詞

紹興十五年三月十五日予在臨安試詞科第三場
畢出院時尙早同試者何善伯明徐搏升甫相率游
市時族叔邦直應賢鄉人許良佐舜舉省試罷相與
同行因至抱劍街伯明素與明名娼孫小九來往遂拉
訪其家置酒於小樓夜月如晝臨欄望月兩燭結花
燦然若連珠孫娼固黠慧解事乃白坐中曰今夕桂
魄皎潔燭花呈祥五君皆較藝蘭省其爲登名高第
可證不疑願各賦一詞紀實且爲他日一段佳話遂
取吳牋五幅寘於桌升甫應賢舜舉皆謝不能伯明

俊爽敏捷卽操筆作浣溪沙一闋曰草草杯盤訪玉
人燈花呈喜坐天春邀郎覓句要奇新黛淺顏嬌情
脈脈雲輕柳弱意真真從今風月屬閑人衆傳觀歎
賞獨恨其末句失意予續成臨江僊曰綺席雷歡歡
正洽高樓佳氣重重釵頭小篆燭花紅直須將喜事
來報主人公桂月十分春正半廣寒宮殿葱葱姮娥
相並曲欄東雲梯知不遠平步躡東風孫滿酌一觥
相勸曰學士必高中此瑞殆爲君設也已而予果奏
名賜第餘四人皆不偶

南康戲語

汪仲嘉謫南康寓處僧舍嘗招郡僚宴集營娼咸在
有姓楊及李者於羣輩中藝色差可采理掾主李戶
掾主楊席閒時時相與嘲戲理掾顧謂戶曰爾愛其
牟我愛其禮固載之魯論無用相笑也坐客哂之而
求所以爲對者敖麋用卿正與汪公對奕麋爭劫思
行星子沈令從傍咕囁汪曰我已有對矣傍觀者審
當局者麋衆擊節嗟賞以爲名對各爲之滿飲一觴
一時戲語遂爲風流清話

泗州邸怪

安定郡王趙德麟建炎初自京師挈家東下抵泗州
北城於驛邸憩宿薄暮呼索熟水卽有妾應聲捧杯
以進而用紫蓋頭遮其首趙曰汝輩旣在室中何必
如是自爲揭之乃枯骨耳趙略無怖容連批其頰曰
我不是無人使要爾鬼怪何用叱使其去掩冉而滅
趙不以語家人畱駐竟夕天明始登塗

汀州通判

紹興中宗室忘其名當范汝爲亂後差汀州通判無

官舍可居暫寓推官廳吏士多言有怪偶正員缺因暫寓其處此廳正自有七姑子之擾方冬初薄寒獨坐火閣內忽一吏捧十餘刺納謁視其官位姓名皆稱前任通判汀州軍州事趙生心知爲厲扣吏曰此諸客何爲悉集於此對曰並是累年以前做通判者各終於任所故魂魄無歸棲泊度日聞尊公來相率求見趙又曰汝復何人曰亦故客將今已死矣趙曰客旣多若一番相見無緣歎曲汝自以先後之序逐一爲吾道請吏拱手曰諾於是引一客至趙接以賓

禮歷詢其鄉里并所歷官今眷屬安在客如言對答殊不他談頃刻告退再一客如前語之盡十人乃遍謝曰日晚茶酒兵不在不得具茶湯且無由報謁幸勿責誚皆唯唯揖別已而寂然人謂趙以一生人而對十鬼其膽勇可敬祿位當未艾也然自後從才五年僅得某州通判以卒

右二事壬季光說

張三娘

德興醫者葉吉甫妻張氏行第三乾道中暴得熱疾未斂復甦云被一公皂追去行郊野閒卒杳杳冥冥

莫知處所久而到一官府趨赴庭下立一貴人正中
坐皂隸呈文書貴人振怒命摔皂於地一獄卒以荆
杖訊其足叱曰我本使令追樂平縣金山鄉許門張
氏三娘今乃差誤何也此婦人合更有一紀壽生兩
男豈得遽引來卽別遣人送還我寤吉甫喜其再生
而不暇詢許門之事後張氏果誕兩男恰十二年乃
亡吉甫今尙在

樂平民

樂平縣押錄梁傑有罪爲刑獄使者逮送州院死於

獄一市民爲證佐者相繼亦以疫殞旣兩經檢驗箱
卒用葦席束其尸埋諸芝山寺亂冢之側越三日寺
僧到彼處見所瘞土外露一手白於衆命僕啟之則
已活扶出外與之湯粥民蒙蒙然略不能說所見但
云若夢中然雖復得爲人而面色全如梔蠟殊無血
液滋潤四體皆黑泊還家其妻已爲他人所據不復
肯歸原夫此民棲棲行乞至今猶存

眉壽菴僕妻

樂平何衡程國老自作生塋築菴舍名之曰眉壽延

僧主之其後僧去只令一僕挈家居其中僕出田閒歸時已黃昏不見厥妻呼外人遍往尋訪山巖榛莽無處不至倦極而反悶睡未熟聞攔厰內似有人轉動啾唧之聲審聽之則妻也急燭火登梯發壁取之正臥於笮上四傍無隙縫雖鼠雀不可入扣妻所見崔蚩不能言後亦無他

右三事余景履說

上官醫

醫者上官彥成本邵武人自稱北京駐泊云宣和中在京師試針灸得翰林醫學轉副使皆妄也乾道初

來鄱陽其技亦平平而能大言宗室公頤頗滑稽善謔因坐羣客次有言某人病勢可慮一客云可招上官駐泊公頤感然曰上官時則下官去矣坐皆絕倒蓋州郡每日申時兵校交番其當直軍員必大聲曰上番來當下者繼之曰下番去故用此以爲戲彥成聞而甚病其語譽日削焉

夷堅文獻卷九十三事
王縣尉小箱

呂叔詔爲太平宰攝尉王生同僚以憂去臨行持一黑板箱并他篋隻數寄與呂宅丁寧謹護此箱無致

失壞言之於再於三而未已呂既受其託爲寘諸牀
內板閣上初時聞其中咕囁悉率但以爲鼠拊席嚇
之則止箱鎖處向外對南久之忽面壁謂妻妾移之
正之明日又橫轉南北向始微怪訝數月後王生來
卽取去且求一舟至江津徐扣其所畱乃在邑日一
倡密暱未幾倡死王親詣瘞所焚化其柩而包燼骨
著小函箱中所貯蓋此也是日拋於江流則向來現
小怪者爲倡鬼無疑呂氏追思悚浙撤其板閣忽忽
若有所覩叔焯說不欲書王名

建康三聖廟

建康土俗多事三聖所在立廟而塑像唯一軀莫知
爲何神靈威頗著吏民奉之尤謹句容縣一廟在丞
廳大門內之東每歲春月邑人祭享沓至宰猪烹羊
往來必經庭下從朝至暮叫吼水冗雜紹興辛亥吳人
顏景宴爲丞欲塞其戶吏卒交勸以爲必興禍殃顏
勉爲止次年竟不柰其喧乃築短垣於傍以限之自
是出入者必迂枉經吏舍後轉而之廟前來者視舊
日益少矣顏將滿秩求檄還家時甲寅六月也縣人

詣廟焚香告曰言前所以遮隔祭祠皆顏縣丞之意願勿以爲吾民罪顏到家忽病泄痢一夕而卒顏名叔平魯子侍郎之子蔭補登科年少雋爽遽至隕命士友嗟惜豈其受命於天而爲一神所天奪豈偶然耶江寧尉司一廟亦如此凡居官者至必祀謁丹陽劉正國宰獨不肯加敬每轎過其前且舉袖掩面一弟隨侍未幾以小疾終妻陶氏懷妊而病夢神言汝夫無禮於我我已取厥弟苟爲不悛當復取汝陶氏以告劉劉不信果死劉始悔懼躬往禱謝乃已

范成績

范成績石湖參政弟也賦性堅暴每從其兄居藩方輒爲所困撓紹熙甲寅爲建康通判冬至之夕庖妾報甌鳴一家皆懼欲求僧巫禳謝置不問旣而益甚至或哮吼作雞犬百禽之聲其音響厲外閒悉聞之范親以刀破其甌卽日聲出釜中又碎釜毀竈於是諸怪互作正對客坐桌椅昂然自舉烘籠奮而行蹴之不止舞躍自若凡擾擾數月習慣爲常次年四月八日與同僚在部廳忽覺痰眩不復能支吾從吏掖

登車僅到家喉中涎如泉湧呷嚙有聲其家人云全
與向來相似衆醫切脈下藥皆不可納俄大叫一聲
而殞

陳侍制

陳元承侍制補閩中人天資好道紹熙中常從韓蘄
王宣撫幕後爲秦丞相所惡屏處累歲遂絕意宦塗
結茅廬於句容大茅峰之傍盡屏妻妾築八卦臺晨
夕朝禮星斗暇則存神內視恬澹寡欲買田數十畝
於山下以贍方外遊士每歲春二月大茅君生朝士

庶道流輻輳寧宮香十七所供醮無虛席惟山北元
符萬壽宮香火最盛陳一日往致敬逢一客頽然長
而碧眼方瞳標韻灑落衣榭葉衣持八角扇遮道緣
化陳篋中有崇寧大錢一文卽投與之客欣然接去
旣而曰君與我錢我不可無報復以所得錢付陳陳
訝而視之則成兩錢矣回顧客已不見及還菴取出
皆金錢也益大驚異是夜夢其人來告曰予爲呂洞
賓以子有仙姿故相戲耳子學道之志雖切而及物
之功未著盍勉之因教以服氣煉真飛符治疾之法

且約三十年復相見陳旣寤絕不茹葷飲酒習行天心正法奇祟異殃得其符水立愈又爲人行持齋醮效驗甚多山居歷歲步武輕健如飛道俗翕然歸重秦_卒之後當軸者與之有舊勸其復出始猶執志拒卻竟奪於子姪之請卽家奉祠劉信叔制置江淮以爲參議官旋一再典州還元職道心益怠方術不復驗暮年仍蓄姬妾腰背龍鍾視聽晦昧了非昔比因入浴熾炭於傍髣髴見神靈叱責遂墜爐中半身灼爛以死孫壻李勳紹熙末爲句容主簿爲人言

古事余
聊稷思

說忠

林夫人廟

興化軍境內地名海口舊有林夫人廟莫知何年所立室宇不甚廣大而靈異素著凡賈客入海必致禱祠下求杯珎祈陰護乃敢行蓋嘗有至大洋遇惡風而遙望百拜乞憐見神出現於檣竿者里中豪民吳翁育山林甚盛深袤滿谷一客來指某處欲市吳許之而需錢三千緡客酬以三百吳笑曰君來求市而十分償一是玩我也無由可解客卽去是夕大風雨至且吳氏啟戶則三百千錢整疊於地正疑駭次外

人來報昨客所議之木已大半倒折往視其見存者
每皮上皆書林夫人三字始悟神物所爲亟携香楮
詣廟瞻謝見羣木皆有運致於廟塙者意神欲之遂
舉此山之植悉以獻仍輦原值還主廟人助其營建
之費遠近聞者紛然而來一老叟家最富獨慳吝只
施三萬衆以爲太薄請益之弗聽及遣僕負錢出門
如重物壓背不能移足惶懼悔過立增爲百萬新廟
不日而成爲屋數百間殿堂宏偉樓閣崇麗今甲於
閩中云

謝樞密夢

謝子肅台州臨海人元明某爲舉子時夢人告曰君
若改名某則小吉名深甫則大吉紹興己卯歲先用
某名赴州學春補教授金華季翔喜其文旣中選自
是月書季考連占前列及應舉試始更爲深甫已而
不利至壬午秋復然私自笑曰鬼神戲我如是豈非
當止於州學生乎乾道乙酉歲議別更名逼期復夢
前人告曰終不成這回又不得驚而寤仍以深甫投
牒遂預計偕明年登第久之夢一卒如皇城視事快

行家者携一牌刻曰御史中丞紹熙初謝自左史尹
臨安鄉人或聞前夢語其友曰此去獨坐不遠矣蓋
以其嘗爲諫官也友答曰吾所知一士子夢得省榜
一冊乃市井遂急印賣者其上列人姓名盈版而謝
公在焉於名下白書刻一相字若墨刻以是推之中
丞不足賀也繼而果拜此官擢登樞密相位固可涉
級而進也

丁逢及第

常州士人丁逢端叔紹熙二十九年夢人告曰汝若

逢丁可則及第矣覺而改名爲逢是歲秋闈不利乃
嘆曰安得有人姓丁而名可者吾必不第如是又四
舉至隆興元年省榜出果有天台丁可姓名雖竊自
喜然度其弱官須次尙猶數載未必出其衡鑑之下
乾道元年秋試丁可待闕家居漕使念其貧檄爲常
州考試官逢灑然自慶知必中程而可於貢院被病
出逢大失望迨揭榜乃在選中後謁謝主司諸人皆
言丁主簿臨去時手執一卷程文授吾輩云自得此
卷便擬寘諸前列會以疾不克如志願諸同院勿遺

此人可雖死不憾及會卷之際各有所主不暇爲他人計適點檢一卷試犯諱當黜倉卒難訪尋遂以充數蓋吾夫子也逢始以昔夢告之

李三妻

饒州士人李三妻楊氏郡吏之女也紹熙五年春染時疾招里醫鄭莊治療未愈數日後忽矍然起坐語言舉止若男子呼李生曰吾爲中堂神王汝家從來香火嚴潔吾念汝至誠聞婦病困來相救可喚醫者來少頃醫來楊斥其姓名莊曰何得遽爾見輕楊曰

我是神道如何叫汝姓名不得汝平日用附子入藥煞損了人性命復敢然邪莊拒以未嘗用楊曰昨日所下某散實有之而欺我何也莊始悚怖又曰便煮竹葉石膏湯飲之使我至少緩已無及矣莊辭曰不知此藥所用幾種楊大怒叱之曰醫人不識此个藥方真可笑卽歷舉名品分兩無分毫差莊於是以一服進接而飲之飲訖冥然就睡及醒再服一盃明日遂安次年春又病亦有憑附者自稱張大王而所言略不效但時時注視枕屏破紙處李疑其異揭紙觀

之乃畫寫一神像未竟者亟焚諸城上病旋愈

邱鼎入冥

宜黃人邱鼎病困中爲二吏持符逮去至官府諸吏駢列庭下候主者出坐引而前旋呼一女子手挾涼衫脚曳長帛若與邱有所證口未及言而肩傍自有咄咄與女辨者女詞屈吏命之去纏其帛扯其衫邱默寤乃少年日與此女雜居朝夕往來因與之合後嫁富家某氏子多以其貲布施道釋未數年而死冥司課其功宜受男身但舊有與邱淫通事須得直乃

可故逮邱未言而傍咄者曲折已白蓋向時私意實

出於女女坐是不得轉男身徑麾邱去方辭行見吏

呈文書探窺之全如世間州縣追及列人導邱出抵

大門則已揭示一榜曰某人曰某人某弟在焉名下

注十七日字末後繫銜乃里中新逝官員置押官稱

殊與世異屈中塗導卒私禱曰他人到此必有賄贈

君那得無邱曰吾固貧士且來時不持一錢何以爲

謝卒曰候還家請道士轉度人經百遍足矣邱許之

恍然而寤則已死一日家人環泣具棺衾僧寺擊無

常鐘聲歷歷在耳爲母妻言之喜其復生而母妻皆
郭氏也愀然不樂越數日同時臥病不起第果以十
七日亡

姚宋佐

姚宋佐郴州人乾道八年登第爲靜江府教授能詩
文頗擅名其鄉而舉措多失之輕易嘗赴經略司幹
官宴席坐客勸受觴適當酌主人姚見酒黑色而侍
妾所執樽又非適所用者疑爲紫蘇水作色而起曰
客則飲酒主人則飲水何哉主人曰此亦酒也安得

有二姚以所疑對主人笑謂不然姚未之信別酌以
酬之而自掠取所斟者一飲而盡始知爲酒但云比
向來者味差醇未幾覺腹大痛急歸俄臟腑洞下繼
之以血且而死一城皆言姚教授遭經幹所毒府帥
深疑焉謂彼方有京秩之請而先怨恨必出於此卽
劾罷之已乃審其實蓋執樽之妾本顯房擅愛其後
寵稍替將不利於主公故寘毒酒中而姚攘臂掇其
禍帥逮此妾鞭殺之幹官旋亦病廢

熊雷州

崇仁熊某通判廣府攝守雷州至之日吏曰當致敬
雷廟熊曰吾知有社稷山川之神學宮之祀而已烏
有於雷祠言未訖烈風驟雨震霆飛電四合而起一
橫板從空墮前取觀之乃其家以限倉戶者所題則
熊手筆不勝恐急致香幣謝續馳書質家人果以其
日失此板竟沒於郡予在西掖時曾行雷神加封制
其廟曰顯震其神曰威德昭顯王其右神土地曰協
應侯然則名載祀典渠可忽哉

邱秀才

撫州民張生以富甲鄉閭訟輒得勝所居慈龜嶺其
田與艾氏鄰當歲旱彼塘涸需艾水以溉灌因致爭
毆傷艾僕交訴於郡縣累歲不得直一漕使至艾往
披訴乞以事付清強官且與張共約立罪賞期以今
所定爲據無問是否彼此勿得再言漕委宜黃丞邑
士邱秀才善於丞受艾餌往禱丞先入吏語置不領
略邱陳情以告曰此累世君德而吾所自理正如是
願君平心處之使滯屈獲伸亦可以少露補助於計
爲兩得丞爲之感動如其請裁決以報張氏三僕逮

繫獄姓李者病死二受杖張憤甚而不可復競唯歲
設僧供具列其事若詛呪然淳熙丁未張竟以終邱
秀才就館於鄉正對主人坐忽膏騰如紛辨狀久之
始言吾且死矣適被吏追我至一王者居見張老及
李僕索命吏稱舊名喚我前吾拱曰自名爲某與所
指不同可證其妄王令訊張李叫呼曰果此人不謬
吾執前說仍引去年秋試中待補生爲驗言未已一
吏負大簿前題曰丙午年諸州軍待補簿檢視至撫
州有今姓名張李曰汝斷送我命可得以改名故輒

欺冥王王使釋兩人而引吾聽判語吏讀示去本界
土地契勘限十五日到吾揖退遂得蘇回念雖以計
獲寬度必不免求解館歸訣妻孥主人強畱之然覺
其氣息奄奄迨十四日始歸未到家而卒右四事吳垂
求仲說
姚尚書
姚尚書

姚尚書枯字伯受湖州安吉寒儒也偕其兄依富室
館第富翁擇葬地延一客名術者於家使寓宿書館
因與姚善翁嘗與之行視某處山以爲不堪用旣他
卜矣他日再往則秀氣呈露儼然佳城念前語之失

弗敢言密以告於姚曰君從主人求之候得之當指
穴以告所謂某處者翁家山也姚方居父喪從容請
於翁翁曰吾初意亦欲爲先生求一地今幸可用吾
復何辭客又語姚曰此翁儻悔之將必爭須立券乃
可約既定客引姚縱觀而謂之曰此地兩處皆有穴
就上穴則二君服闋後卽登科駸駸要津特患壽數
不能長若就下穴則奮發稍遲至三十年後乃盛可
出執政二者唯所擇姚曰吾方貧十年外無以餬口
蚤得祿食足矣何暇外冀三十年外乎願處其上客

曰然則姑營之異時纔小振如吾言却從而移下亦可但
不復有執政耳遂如之已而兄弟聯第策受名伯爲符
寶郎伯兄卒於州通判思客曩說而懼且數夢亡父
來衣裳皆爲水所漬於是謁告遷葬洎啟壙水盈其中
其熱如湯伯受至禮部尙書丁母憂後出鎮太原以
鄉縣小胥造冢逼其先墓疑爲厭已請解官持服詔
提舉上清寶籙宮兄先先後三議除丞轄輒不成而止

尋卒

王順伯說

侍其如罔

豫章寓士侍其如岡岡就館於臨安監局門朱德初家慶元元年當赴秋試中元後左手大指甲上忽見一道人側面立身潔白而眉目具如繪畫狀驚而示於人皆謂耳目聞見所未有或以爲祥或以爲怪越二日又變作正面而形貌益明於是以爲祥者亦怪焉如岡始懼以書刀刮去之心切自念吾赴試期而有此異豈非佳兆乎正搖惑不自定而其叔訃音來限期親百日制不獲入試一時之應乃如此

趙積智

趙再可思侍郎有子八人皆好學多預薦送第六子積智尤孜孜讀書獨屢試弗效居常鬱鬱不樂紹熙三年從其父在桂林父時年三十八矣當就鄰路湖南轉運司試家素奉張王神默禱求助夢月如銀輪內大書一中既覺志之於策朝夕思念其意忽若有省告其兄弟曰中有中字唯用字實應之卽白於父改名用是歲遂貢名春闈雖不利而中太學補選以覃霈免乙卯舉時未可量云

婆惜響卜

括蒼何湛叔存清源王曾孫也淳熙丁未赴省試館
於三橋旅邸揭榜之夕遣僕探候久而不至有憂色
因率同輩登橋聽響卜駐足未定聞河畔婦人叫呼
曰婆惜你你得蓋吳人愠怒欲行打罵之詞俗謂之受
記非吉兆也湛獨喜亟還曰可賀我矣同輩曰叔存
作意聽卜而連四得字夫復何疑湛曰不特此也吾
小名正爲婆惜衆皆喜方買酒欲飲而僕至果中前
列

李氏二童

李元佐宰南城嘗挈家遊麻姑山諸子尙少挾隨行
二童登齊雲亭觀山澗花蝶翻飛可愛令撲之童入
林越深處久不還呼之莫應走白於父遣吏卒於山
遍索移晷方出但云迷路而不言所以後月餘諸子
見童著新衣又常常買酒肉相對飲啖心疑之恐其
爲盜縛詰之始曰向者撲蝶時遇一道士手提頭巾
喚我至所居見屋宇華麗風物清絕不似人境命童
煎茶將飲我未至而聞呼聲急乃奔歸道士擲一物
與我拾取視之乃銀也回顧閒人屋俱失竊喜而不

敢說將銀賣與市鋪其重十兩得錢一十二千就寄
鋪中時取以供衣食費諸子未之信詢諸鋪實然元
佐謂其銀蓋僊家物必異於常品欲以元直取之鋪
人云爲過客負去矣後訪之僊都黃冠皆云手提巾
者紫陽鄧真人始知二童有所遇是歲紹興癸酉及
丙子年李解縣印相繼佚去莫究其一福童者姓戴
其一壽童者姓傅皆南康人也

公安木手

江陵公安縣一寺甚雄偉所事神俗稱二聖曰青葉

髻如來曰樓至得如來靈效彰著紹興初蜀僧懶牛
者主此寺以殿柱朽壞欲易之聞遠邨巨室有豫章
大木遣其徒往問主人索高價不可售懶牛將自往
未及行知客僧乃引其人至云向者承需木方擬布
施而來介遽還次日木上忽生一栴大類如來手今
豈敢復斬願於二佛前焚香敬白以明初心如其言
旣伐木而奉其栴龕於香殿桌上指甲筋節視像手
無小異云

鄭二殺子

武陵民張二嫁女招鄰里會飲鄭二夫婦預焉鄭妻素與王和尚通人多知之酒酣醉偶墮箸於地張妻戲曰定有好事鄭妻笑問故曰別無好事只是個光頭子一坐譁然鄭已不堪俄有外人喚之出附耳語而去衆問爲誰曰王闍黎典袈裟在我處將鹽來贖衆又大笑鄭夫妻大怒捨去鄭張皆義勇民兵鄭歸取所佩刀再至張門叫喚張不勝憤憤曰爾家做如此事我請爾酒食却提刀上門罵我亦拔刀逐之鄭愈怒其子八九歲臥於凳上自碎其首斷臂折脅以死而大呼投里正言張二殺我兒里正捕繫張仍飛報縣主簿李大東攝令事檄巡檢驗實張言了不知鄭子致死之因而鄭妻守尸搏膺哭云只有一子爲夫所殺將以圖賴張二於是兩家悉對獄鄭坐殺子誣人黜流遠郡張夫婦受杖鄭妻王僧伏姦罪杖脊以酒席言譁之故致過如此

陳長三

武陵細民張道僧少失父母獨與祖母霍氏居年才十三四而頗孝謹紹熙辛亥之冬久雨雪方霽張溪

邊見游魚歸取鈎垂釣得一魚喜甚串以竹秒將還溪西鐵爐下人陳長三望見渡水求之張辭以欲歸遺婆陳曰隨我到爐下以百錢賞汝又不可陳徑携魚去張亦渡溪追躡至岸挽陳衣紛競不解兩人俱墜水陳長身豐偉跨張腹壓之且捽其頭搖其項岸上人聞叫呼聲急趨救張正負痛欲脫從下舉足適中陳隱處陳立死里正執張詣縣獄成赴府府守永嘉劉立義閱其牘曰此無罪人也卽援王荊公斷鬪鶉事書判曰公取竊取皆爲盜道僧得魚而長三彊取之盜也誘之過溪而取之壓之水而猶不置時窮冬凝寒道僧疲弱少緩且死道僧以足踢之偶中其隱死是盜與失主鬪爲失主所殺耳道僧無罪名保知在具申提點刑獄司及省寺竟從所斷陳氏之人亦無詞人謂長三之勇何止勝道僧十倍而恃力以逞實天誅之云

商德正羊

淳熙十三年冬隆興進寶縣舒致政以生羊饋府士商德正畱家旬日進往塔園豢養明年夏貨之於屠

者孔生叔於東湖傍至初冬將殺之忽失所在是日
正午德正在家見一羊自外奔入至堂而跪爲赴愬
哀鳴之狀已而喘臥廚中認其爲原物呼詢孔屠得
其事嘆曰羊向者來此少日卽今去相隔一年吾所
居昇平坊距塔園五里中間岐路不易識而能逃死
就生如是豈冥冥有神使之然以警世耶卽還元值
而存之郡人盧國英爲作跪羊記又三年羊死瘞之
塔園因與寓客田穎叔語其事其夕夢抵西山朱橋
莊遇人襁乳兒來拜曰兒被公恩今得爲丁家男敢
穎叔又爲之記

簡坊大葷

進賢縣簡坊市皆諸簡所居田僕趙三每日入山采
薪慶元元年七月久雨乍晴持斧至山顛見巨松下
一大葷其徑一尺八寸摘歸誇語鄰里以爲平生所
未見酒肆王翁尤異之謂曰我與爾錢以爲我將挂
於店外以誘飲客趙許之而嫌所酬薄與妻言葷如
許大而王翁只肯還五十錢不如我一家自飽傍人

亦是之以贊卽分孽洗滌和末米加味作臞喚妻婦孫均食

訖乃就寢未及交睫皆覺腹痛雷鳴競奏未到明盡

死獨一孫數歲以嘔吐得免簡氏為收育之輩之有

毒固多此禍一何慘也王翁家與酒客亦危矣哉九右

事亦詳中復州銅磬

復州乾明寺四隅皆湖紹熙辛亥漁人舉網得古銅

磬泥土汙濁方就水揩滌寸許其光赫然透照腸胃

而旋轉不止置之蓬頂亦然波濤旋覺洶湧謂為怪

擲之岸上以棹扣擊聲徹雲漢而旋轉愈甚因投腐

魚實之猶不止乃棄諸水中明年春主僧清顯方聞

之募眾漁訪索得於別浦但經魚汙處不復光唯唇

閒尚可燭鬚者聲雖清揚終不如向來也

向仲堪

樂平向仲堪字元仲紹興十一年通判洪州府帥梁

揚祖侍郎峻於治盜嘗欲殺兩人委向審問吏以成

牘來問盜所在對曰彼已伏罪例不親引恐開其反

覆之端但占位書名足矣向曰人命至重安得不見

而詢之趙不係譖於梁梁名向責其生事向曰如帥

司卽日徑誅之何必審實旣付之獄則當准式引問
若無罪而就死地想仁人不忍爲也梁感悟遂竟其
問果平人也遂得釋後自他州赴調宿畱旅邸一病
瀕於危殆夢至殿宇閒聞主者云向仲堪有治獄陰
德特延半紀旣覺浸以安愈詣天慶觀啟醮筵以謝
再生其青詞自述云頃旣罹於重患忽得夢於良宵
覘玉嶺之無涯恍覺真都之邃續龜年而有永親聞
帝語之祥旋復貳處州終於官距夢時正六年也

公安藥方

向友正元仲之子也淳熙八年爲江陵支使攝公安
令癰發於胷臆閒拯療半歲弗愈嘗浴罷痛甚委頓
而臥似夢非夢見一偉丈夫長頭巨目著拂塵披衫
微揖而坐傳藥方與之曰用沒藥瓜萋乳香三味以
酒煎服之且言桃源許軫知縣亦錄此方但不用瓜
萋若欲速效宜服此友正敬謝卽如其戒不終劑而
痊後詣玉泉禱雨瞻壽亭關王像蓋所感夢者因繪
事於家

向友正

向友正紹興四年爲復州推官五年正月十五夜月
不盡明其子彥勳見舍後一黑物長丈餘以爲木影
也俄而少動因此之逡巡而隱明日白其父父曰翁
翁在贛時我夜讀書窓下月色皎然覩一影甚巨自
隙窺之乃極長黑人腰與簷齊怖而就寢旣而翁捐
館今無乃類此乎後九日友正無疾而卒先是孔目
官任遜死已十餘年是日遜妻見故夫幘履袍笏疾
趨過門全如生時形質妻固邀之還舍辭曰吾今爲
西祠判官適孚惠神王以推官嚴明使召之汝姑少
待至二更後復來叩門語曰向公非人間可畱別除
命我行亦不容緩矣遂去俄而向亡

劉之翰

田世輔爲金州都統制荆南人劉之翰者待峽州遠
安主簿闕作水調歌頭獻之曰涼露洗金井一葉下
梧桐謫僊浪遊何事華髮作詩翁烏巾蕭牆一幅坐
對清泉白石矯首撫長松獨鶴歸來晚聲在碧霄中
神僊宅畱玉節駐金猊黔南一道千萬貌虎控雕弓
笑折碧荷碧荷倒影自唱采蓮新曲詞句滿秋風劍

佩八千歲長入大明宮田覽之大喜致書約來金城
欲厚加資給之翰遽亡明年田出閱武見之翰立道
左泣曰人鬼殊塗公能恤吾家亦足表踐言之義忽
不見田大驚異亟送千緡與其孤

夷堅志丙集下終

五樂齋
所書

程